

# 论岳飞与杜充的关系

史冷歌

(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 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建炎二年,东京留守宗泽去世后,杜充接任为东京留守,成为岳飞的直接上级。杜充为建立个人威信,预谋除掉东京留守司张用等军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岳飞在南薰门等战解救了杜充的个人危机。建炎三年,杜充以绝粮为名撤离开封逃到大江以南,宋廷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赋予长江防守的重任。杜充既无远志,又短于谋略,马家渡战败后,岳飞离开他走上独自抗金的道路。正是杜充的无能无为,岳飞才有了独立成军的机会,才有了抗金战场上威名赫赫的岳家军。

**关键词:**南宋;杜充;岳飞;抗金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21)01-0075-06

杜充,相州人,是岳飞的同乡,“喜功名,性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sup>[1]</sup>,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 1094—1098)登进士第,出任过光禄少卿、沧州知州。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七月,东京留守宗泽去世,杜充接任东京留守,自此至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十一月马家渡之战,一直是岳飞的直接上级。但岳飞归属杜充直接领导,又是建炎三年初奉命率军回开封后的事。岳飞与杜充的关系如何?岳飞究竟是不是宋高宗所说的杜充“爱将”?是什么原因导致岳飞离开杜充,独自走上抗金战场?这些皆是研究岳飞的重要问题,也是研究南宋初年对金战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唯有岳飞独自成军后,方有克复建康之壮举,使南宋得以在东南立足。本文拟在前辈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sup>①</sup>,对岳飞与杜充的关系进行考察。

## 一、杜充的对金政策与作为

建炎元年(1127)至建炎三年(1129),杜充担当抗金重任的官职相继有北京留守、东京留守与江、淮宣抚使,了解杜充在三个职位上的对金政策与作为,是了解杜充与岳飞关系的重要前提。

### (一)杜充任北京留守时“闭门不出”以避敌

《宋史》载:“旧制,天子巡守、亲征,则命亲王或大臣总留守事”<sup>[1]3959</sup>。北宋东、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职责重大,“管掌宫钥,及京城守卫、修葺、弹压之事,畿内钱穀、兵民之政,皆属焉”<sup>[1]3960</sup>。南宋初创,并置东京留守、北京留守,建炎元年六月,宋廷以延康殿学士宗泽为开封尹、东京留守,显谟阁待制杜充为宝文阁直学士、大名尹、北京留守。大名府与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并号称“陪京”<sup>[1]3960</sup>,“以大名当冲要”<sup>[2]</sup>。志在“渡河恢复旧疆”的宗泽自然明白大名府为拱卫东京开封之屏障的重要性,因此移檄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郭永,要他“与帅杜充、漕张益谦相犄角。永即朝夕谋战守具,因结东平权邦彦为援,不数日,声振河朔,已没州县皆复应官军,金人亦畏之,不

① 目前学界论及岳飞与杜充关系的论著有: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中认为岳飞“因为有过去的战功和威名作保证,有他的正直坚定的态度作保证,便特别赢得了杜充的厚爱”;王曾瑜先生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中认为,岳飞解救杜充个人危困,杜充需要依靠岳飞,所以出现岳飞为杜充“爱将”之说;龚延明先生在《岳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中认为,“杜充十分器重岳飞,视为一员可靠的勇将”;胡文宁、陈峰先生在《开封弃守与南宋初创政权》(《人文杂志》2013 年第 9 期)中认为,由于宗泽和杜充两任东京留守不断要求回銮的政治压力,迫使宋高宗最终做出了放弃开封的抉择;胡文宁先生在《政治演变与个人抉择:从抗金统帅到投金叛臣的杜充》(《西北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中认为,杜充担任防守江淮的重任后,宋军将帅不听调遣和杜充的抗金主张与当时的政治无法兼容,导致杜充降金。

收稿日期:2020-09-09

基金项目: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规划项目“宋代武官研究”(项目编号:JDGH16078)

作者简介:史冷歌(1978—),女,河北保定市人,教授,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宋史。

敢动”<sup>[1]13206[3]</sup>。郭永联络了曾与宗泽一起出兵救开封的京东、西路安抚大使、兼知东平府权邦彦<sup>[4]</sup>，准备共同配合宗泽的北伐大业。杜充空有虚名与大志，而没有治军管理之才，与张益谦同是误国败事之人。

建炎二年(1128)正月，北京留守、兼河北东路制置使杜充“奏磁、洺解围”<sup>[4]316</sup>。实际上，是濮王赵允让孙赵仲忽少子，皇叔、右监门卫大将军、贵州团练使赵士瑀率领“义兵”收复的洺州。并非有学者所认为的：“危急时刻，杜充主动出击金军，收复了磁州、洺州，振奋了士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sup>[5]</sup>关于宗室赵士瑀率领义兵收复洺州之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最为详细：

(建炎元年七月甲午)初士瑀从上皇北狩，次洺州城东五里，与诸宗室议，欲遁还据城。谋未就，而敌围已合，同行皆散去。无一人留者。士瑀得蹇驴，跨之西驰……迟明，抵武安县……得少壮者百余人，从至磁州，舍于州治。乃召集义军以解洺围。不旬日，得兵五千人，归附者至数万，以王江、李京将之。……及金人遣万户[余列]<sup>①</sup>围洺州，(知洺州王)麟帅军民以城迎拜。军民怒，并其家杀之，独余统制官韩一在城中。士瑀至邯鄲，而统制官李琮亦以兵会。时金兵未退，士瑀夜半薄城下，力战，破其寨。翌日入城，部分守御。金人力攻之，士瑀励将士，以火炮中其攻具，以计生获其将领，乃解围而去<sup>[4]199-200</sup>。

赵士瑀解洺州之围的主力是“归附者至数万”的“义兵”，并非是杜充下令出兵解围，属杜充管辖范围，其上奏理所当然。郭永曾画三策以给杜充，并问他看了没有。杜充回答：“未暇读也。”早就看透杜充“名称甚盛”却无能本质的郭永，当面责备杜充“人有志而无才，好名而遗实，骄蹇自用而有虚声”<sup>[3]863[4]341[2]179[1]13208,13809</sup>。正如郭永所说，杜充“当大任”只能误事。当年三月，杜充“与金人战于城下，败绩”，自是意料当中之事。此后，杜充在大名府“闭门以守”<sup>[4]341[3]863</sup>，再不敢出城与金军交战，因“败绩”降充显谟阁待制。七月，杜充任东京留守时，才复枢密直学士<sup>[4]341,399</sup>。宋人“南宗北杜”<sup>[6]</sup>赞誉之语，是对宗泽守卫治理开封的肯定，并不清楚杜充的作为及其对金军的畏怯与无能，而是将赵士瑀解洺州之围的战功归于杜充，才有此语。

## (二) 东京留守任上，擅弃开封

建炎元年七月，宗泽抵达开封后，组织军民部署

开封城内外的立体城防，用抗金目标收编多股盗贼<sup>[7]</sup>，组编留守司大军，谋划大举北伐。仅半年有余，东京留守司军就被宗泽锤炼成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在抗金战场上取得了不少战果。建炎二年七月，因宗泽去世，他编练的留守司大军，“数日间，将士去者十五”<sup>[4]399[1]11285</sup>。

以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投降派，当然不会同意开封官民以宗泽子宗颖“继其父任”的请求<sup>[8]</sup>，而是派遣杜充为东京留守，宗颖则为留守判官。南宋小朝廷要求杜充“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sup>[4]399</sup>。即便没有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的叮咛和告诫，杜充也“无意于敌，尽反泽所为”。若杜充真正能做到“尽瘁国事，以继前官之美”<sup>[4]399</sup>，之前离开的将士还可以重新回归留守司。事实上，他只是“正前官之失”，上任伊始，立即终止宗泽的北伐部署，“河北诸屯豪杰皆散”<sup>[3]863</sup>。宗泽在世时，“既定先以薛广、张用、王善前驱统离城下”，薛广所部向相州挺进，因王善和张用两部未去会师，当年八月，薛广与金军“战于相州，败死”，“其众皆散”<sup>[4]414[3]865</sup>。相州城在经过近两年的苦守后，在建炎二年十一月被金军攻破，守城赵不试自杀。河东和河北的最后一批州县，包括北京大名府，全部被金军占领。

宗泽与北方义军约定建炎二年六月出师，配合北伐，杜充却断绝了对北方义军的联系与支持。“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sup>[4]399,470</sup>。杜充“又务诛杀，故城下兵复为盗去，掠西南州县，数岁不能止”<sup>[3]863</sup>。面对金军的冬季攻势，杜充既没有积极谋划抗金对策，更没有派遣岳飞等留守司将官迎敌，“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兵”<sup>[4]428</sup>。杜充“决黄河”并不能阻挡金军骑兵，危害的只能是百姓，可见其既无与金军作战的勇气，也无作战的计谋。

当时，因为宋高宗根本不愿回旧京，开封知府自然是最重要的外任差遣，镇守东京开封府的东京留守事实上就是主持抗金的中心人物。正如许衡对宋高宗所说，“有东京，行在始安枕”。宋廷对东京留守杜充委以重任，“兼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西路。先是，朝廷闻充引兵赴行在，乃除充节钺，仍节制京、东西路、应天、大名府，许便宜行事”<sup>[4]571</sup>。宋廷又

① 余列，原作伊埒，为清人改译女真人名，今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11《金虏节要》和《呻吟语》引《燕人麈》恢复原译名。

令杜充“提重兵防淮”<sup>[4]584</sup>。将如此重任交给徒有虚名之人,也可见南宋当局决策者的眼光如何。建炎三年,杜充“以绝粮”为由<sup>[3]948</sup>,竟然放弃自己的留守责任,弃开封城南逃。岳飞深知东京在抗金战场上的重要性,极力劝说杜充“勿弃京师”：“中原之地尺寸不可弃,况社稷、宗庙在京师,陵寝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兵硕望,且不守此,他人奈何?今留守一举足,此地皆非我有矣。他日欲复取之,非捐数十万之众,不可得也。留守盍重图之。”<sup>[7]111</sup>杜充当然不会听从岳飞的劝谏,率领东京留守主力军南撤,狡猾地将留守责任推给副留守郭仲荀,郭仲荀又推给留守副官程昌寓,程昌寓将守城责任推给了上观悟,自己也逃离“京师”。开封城最后落入金军之手<sup>[4]606</sup>。东京失陷,自然是“置两河于度外,因成解体”<sup>[4]246</sup>。

从杜充当时的差遣来看,宋廷将关系到南宋政权生死存亡之重担交给他,他却擅弃开封,意味着金兵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长江以北的土地和人民,还可以渡江南下,直接威胁到南宋王朝的安危。宋朝丧失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主要在杜充主持前沿军务之时。

### (三)防守长江,“沿江皆无备”<sup>[3]978</sup>

建炎三年七月,杜充逃到建康后两天,并未因擅弃开封受到宋廷的责备,还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江、淮宣抚使,留守建康,全权负责长江防务,“领行营之众十余万”<sup>[4]635</sup>,刘光世、韩世忠、王玠等诸将都听他节制。杜充擅弃开封却升官加爵,可见当时南宋朝廷的混乱与当权者的昏庸,可见杜充对自己的吹嘘,对宋廷的欺骗。宋廷对“天下之奇才”“明古今之大略”的杜充寄予厚望,而后者防守江防的战备措施不过是“清野,城无屋宇,皆空阙”,“而沿江皆无备”,整日宴乐,辜负了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信任和期望<sup>[3]978,980</sup>。十一月,金军与李成合兵,进攻乌江县。身为江、淮宣抚使的杜充本该立即谋划防守,调兵遣将准备作战,却“闭门不出,诸将屡请不答”。岳飞不顾个人安危,夜叩杜充寝阁,进谏:“勍虏大敌,近在淮南,睥睨长江,包藏不浅。卧薪之势,莫甚于此时,而相公乃终日宴居,不省兵事。万一敌人窥吾之怠,而举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诸将之用命乎?诸将既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复高枕于此乎?虽飞以孤军效命,亦无补于国家矣!”岳飞“流涕被面,固请出视师”,杜充却随口答应到:“来日当至江浒。”实际

上,却仍旧闭门不出<sup>[7]115[8]1517</sup>。

杜充得知金军从建康府西南的马家渡过江,“以其兵六万人列戍江南岸,而闭门不出,师无统一。会将官张超失守,敌遂过江,充急遣都统制陈淬督统制官岳飞、刘纲等十七人,将兵三万人与战。又命御前军统制王玠以所部万三千人往援”<sup>[4]672[9]</sup>。当时各支宋军一战击溃,唯有都统制陈淬率领的岳飞等东京留守司军还敢与金军打硬仗,却不料王玠卖阵逃脱,导致金军乘机击溃宋军。

靖康年间,金军围攻太原时,保正石翥“起寨于西山,保聚村民”,这群没有“士卒之练”“兵甲之坚利”,也没有“大江之险”可凭借的“乌合之众”,都能多次打败攻打山寨的金军<sup>[3]1043-1044</sup>,守卫江防的宋军正规部队,难道还比不上太原保正的村民?杜充所节制的十多万宋军“其势非不能拒敌”“未尝出战”“一旦失利,乃曰‘罪在兵将’”,将马家渡战败之责完全推给王玠、刘光世、韩世忠等将领<sup>[3]993</sup>。王玠临阵逃脱,固然有责,但是杜充作为统帅的无部署、不作为,才是宋军失败的关键。

总之,杜充不论是守北京,还是东京,以及长江防线抵御女真骑兵皆是外行,逃跑、内斗,以及在下属面前耍威风倒是内行,倒是“成就卓著”。

### 二、岳飞解救了杜充的个人危困<sup>[10]</sup>

杜充任东京留守后,除了“尽反泽所为”,将宗泽的北伐部署破坏殆尽,还充分展现了他“残忍好杀”的一面。杜充为树立自己在留守司的威名,便着手实施排除异己的错误行动,引发了自相残杀的内战,且在这场内战中使自己深处危困,而岳飞,作为杜充的下级,解救了杜充个人危困。

留守司统制官张用,与留守司将官曹成、李宏、马友皆拜为义兄弟,有数万兵力,杜充“以用军最盛,忌之”<sup>[4]445</sup>,企图消灭张用军,来增强自己的威望。当时张用军驻扎在开封城南的南御园,王善军驻扎开封城东的刘家寺,建炎三年正月十六日,杜充紧急命令屯驻在开封城西的岳飞、桑仲、李宝等军在南薰门集结,准备突袭张用军。《鄂国金佗续编》中有岳飞对幕僚黄纵谈论当时战况之语:“昔杜充留守京师,某有兵二千,来受充节制。始至,适城外有大寇数万,充即命某往战。充谓之,杜且斩。某不敢以兵寡不敌为辞,即往说贼约降,来禀充,充曰:‘我何尝令汝受降,须为我擒之!’某复往责贼,以约降而缓来,今不复受降矣!



愿与汝挑战。贼魁出斗,某驰骑独往,奋大刀劈之,自顶至腰分为两,数万众不战而溃。”<sup>[8]1717</sup> 所谓的“大寇数万”,即驻扎在开封城南的张用军,以及驻扎城东的王善军,面对杜充的威胁,只能应战。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岳飞并不想参加杜充消灭异己的战事,始“以兵寡不敌为辞”,继以“说贼约降”,希望能避免自相残杀的内战,但是杜充却不同意,只能服从命令,被迫参加杜充引发的内战,且以寡击众,战败张用等军<sup>①</sup>。

南薰门战败后,王善、张用军转攻陈州,杜充遣马皋军追击,被二者击败。二月,张用因久攻不克,引军离去。王善继续围攻陈州,杜充命都统制陈淬率领岳飞等“合击之”。岳飞“遣偏将岳亨,以游骑绝其行剿之路,获其饷卒、牛、驴。善兵不敢复出”<sup>[7]108</sup>。当月二十一日,岳飞率军在清河与王善军战,“大败之,擒其将孙胜、孙清以归,所降将卒甚众”<sup>[5]108</sup>。六月二十日,岳飞率军在开封府太康县崔桥镇西再次击败王善军,岳飞“单骑与岳亨深入,执馘以还”<sup>[7]110[8]1516</sup>。张用离开陈州后,流窜至江西,在铁路步再次被岳飞击败<sup>[7]113[8]1516[1]11377</sup>。

南薰门之战前,攻击王善等军的东京留守司“官军大败”。此败关系到杜充的生死存亡,故他对岳飞说:“京师存亡,在此举也。”岳飞手下的将士,面对张用、王善等二十万大军,“众皆惧不敌”,岳飞却信心十足,鼓舞士气,“贼虽多,不整也,吾为诸君破之。”岳飞“左挟弓矢,右运铁矛,领数骑横冲其军。果乱。后骑皆死战,自午及申,贼众大败。”<sup>[8]1515</sup> 之后的数败王善,在铁路步再击败张用军,都是解救了杜充因处置不当造成的个人危困。杜充因此认为岳飞是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下属,亦不足为奇。

### 三、岳飞并非杜充“爱将”

#### (一) 岳飞降于杜充与杜充用为统制之说辨析

熊克《中兴小纪》卷 4 建炎二年十一月条记载,河东招抚司都统制王彦“以效用人岳飞为军将”,“久之,飞见疑于彦,乃去,自为一军。至是,飞降于东京留守杜充”。李心传《三朝北盟会编》卷 120 载,“岳飞者,初隶张所营效用,飞随都统制王彦往太行山,遂自为一军,后归京城留守司,杜充用飞为统制”。同书卷 203 引《林泉野记》亦有相同记载。徐梦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8 载,“(建炎二年十一月)初,河北制置使王彦既渡河,其前军准备将岳飞无所属,遂以其众

千人降于东京留守杜充。时种师道小校桑仲为溃卒所推,亦降于充。充皆以为将。”这四条所载“岳飞降于东京留守杜充”之说与“杜充用飞为统制”之说,皆有错谬。

建炎元年七月,宗泽任命八字军首领王彦“制置两河军事”<sup>[4]372</sup>。在太行山抗金的岳飞因与王彦抗金策略不同,深感与王彦难以共事,当年冬率领部众赴开封府接受宗泽的领导,成为东京留守司的一员将官。十二月,与金军在孟州汜水关的一战,岳飞一举打败金军后,被宗泽任命为统制<sup>[11]</sup>。在宗泽的领导下,岳飞英勇奋战在抗金战场上,保持了“每出必捷”的作战记录<sup>[12]</sup>,不久被提升为统制。

在建炎元年冬到建炎二年春战事中,岳飞的军功在东京留守司的将官中尚非是头等的。然而宗泽还是看上岳飞,在战后休整时找岳飞谈话,要其学习阵法。正是在讨论阵法之后,岳飞方才升迁统制。《宗忠简公事状》中所载宗泽让岳飞学习阵法的对话,《宋史》卷 365《岳飞传》所述大致相同。岳飞后来组建岳家军,其基干正是原东京留守司军,且继承了宗泽治军用师的优良传统。故黄震评论说,宗泽“虽身不及用,尚能为我宋得一岳飞”<sup>[13]</sup>。可知岳飞在建炎元年时,已经投奔东京留守宗泽,后升为统制。建炎二年七月,杜充接任东京留守时,岳飞依然是东京留守司的统制,只是在西京护陵寝,何来岳飞“降于杜充”,“杜充用为统制”之说? 故熊克、李心传与徐梦莘的此段记载为误。

#### (二) 岳飞为杜充“爱将”之说辨析

《中兴小纪》卷 9 建炎四年七月辛亥条、《鄂国金佗粹编》卷 5《行实编年》、《鄂国金佗续编》卷 17 章颖编《鄂王传》、《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 2《范宗尹》皆载,建炎四年(1130)七月,右仆射范宗尹说:“‘张俊自浙西东称岳飞可用。’上曰:‘飞,杜充爱将。充于事君失节,而能用飞,亦有知人之明也。’”岳飞真的如宋高宗所言,是“杜充爱将”吗?

所谓“爱将”,就是上司宠信的将领。如张宪是岳飞的“爱将”<sup>[7]1171[1]11462</sup>,自建炎末年至绍兴初年,已是

① 《金佗续编校注》卷 28《孙奭编鄂王事》引建炎四年邵缉荐书说,岳飞“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张用二十万之众,威震夷夏”,王曾瑜先生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 2 章《尽忠报国》第 42 页注释⑥认为岳飞“八、九百人”应该是可信的。

岳飞的主要助手，战场上屡次立功，在军队管理方面，岳飞对张宪也是信任有加。绍兴六年(1136)，岳飞眼疾发作，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在鄂州主持军务<sup>[7]1352</sup>；绍兴七年(1137)，岳飞并统淮西军、大举北伐计划被宋廷取消，愤而辞职，是张宪与参谋官薛弼抚定军心<sup>[14]</sup>；绍兴十年(1140)岳飞第四次北伐时，张宪负责收复开封以南地域<sup>[7]1030[8]1304</sup>。而岳飞虽然解救过杜充个人危困，为杜充所依赖和信任，却是数谏杜充抗金都无果，而且杜充也没有给岳飞提供其发挥军事指挥才能的机会，更没有为岳飞的未来发展进行过筹划，岳飞何谓其爱将？若杜充为人治军似宗泽，可能就没有了民族英雄岳飞与在抗金战场上威名赫赫的岳家军。从这一角度来看，是杜充成全了岳飞。

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中说，岳飞“因为有过去的战功和威名作保证，有他的正直坚定的态度作保证，便特别赢得了杜充的厚爱。”<sup>[15]</sup>以杜充的残暴性格来看，岳飞数次进谏他都没有发怒，也算是“厚爱”吧。与岳飞与同一时期的王德，是刘光世“爱将”<sup>[4]2071</sup>，赵密，是张俊“爱将”<sup>[4]2783</sup>，杨政，是吴玠“爱将”<sup>[1]11507</sup>，看看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信任表现，再对比杜充与岳飞之间的关系，就会清楚杜充只是利用岳飞的善战和威名，解除自己的个人危机，进而保全自己的官位，实际上并没有把岳飞当作自己的“爱将”。

#### 四、岳飞离开杜充的原因

岳飞之前因为抗金擅自脱离王彦已经受到了惩罚，为何又在建炎三年十一月建康之战后，在杜充未逃往对江真州前一天，离开杜充走上独自成军的道路？关键因素就是杜充的无能与残暴，以及岳飞渴望实现抗金理想。

##### (一)杜充的无能

建炎三年十一月马家渡战败后，全权负责长江防线的右相杜充，居然“欲先遁”，率领三千亲兵，从建康城逃跑，投降金军，作了可耻的叛徒<sup>[4]674-676</sup>。杜充节制十多万宋军，完全有能力防守长江，却因为自己的无能治军致使宋军战败，且将马家渡战败之责完全推给王玠，认为放弃江防，是刘光世、韩世忠“不得使”“不能使”，丝毫不提自己“无制敌之方”，不提“尝痛绳诸将，诸将衔之，伺其败”的统兵无方、治军无能<sup>[3]993[1]13810</sup>。而岳飞，无论是苦心规劝杜充“勿弃京师”，还是“流涕被面”地固请杜充对金军与李成联军作战，都是出于“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的爱国赤诚，

没有丝毫的私心、私利掺杂在其中<sup>[7]1082</sup>。

岳飞有坚定的抗金理想，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sup>[16]</sup>的军事思想，见识过张所的抗金志向，敬佩宗泽的治军有方与恢复故土的远谋，而杜充口口声声说：“方今艰难，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实际上却是“闭门不出”<sup>[4]2615</sup>。杜充岂但是“短于谋略”，其实是只会说大话骗人，全无应战方略的庸人，自然遭到岳飞的鄙弃。对于杜充的无能，宋高宗后来也承认，“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闲猖獗。”<sup>[4]2615</sup>

##### (二)杜充的残暴

杜充的残暴好杀，众所周知。他为沧州知州时，就滥杀无辜<sup>[1]13809</sup>，留守东京时，“又务诛杀”，岳飞解救杜充个人危机的南薰门等战，也是因其残暴好杀引起。杜充在建康府“专以残杀为政，斩人无虚日”<sup>[3]978</sup>，引发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将领的不满与愤恨<sup>[1]13810</sup>。建炎四年五月，刘光世上奏时再次控诉杜充的好杀：“杜充当权，求一节制，即能杀人，……况当路大权，生死在手，臣不容无惧。”<sup>[4]766</sup>《宋史·杜充传》也有“伺其败，众将甘心焉”<sup>[1]13810</sup>之语，可知杜充对下属的苛刻与蛮横程度。

岳飞之前因为离开王彦付出了代价，故在杜充手下不敢再轻易做去留之计，只能忍耐。从他劝谏杜充的话语中可知是强忍怒火。但是，“亲眼看到过张所和宗泽的处事的规模，而志节方面又身为张所和宗泽所熏陶感染过的岳飞，能够安心听受杜充的节制吗？”<sup>[15]37-38</sup>多次目睹杜充的无策、无方、无能、无耻，岳飞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杜充的残忍好杀，也是持“‘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的岳飞所不能忍受的<sup>[10]298</sup>。吕中《中兴大事记》曰：“此泽去，而东京之地不可守也。……充守东京，则虜至维扬。充守建康，则虜至明州。以充继泽，何异以渊代逊，以姜维而续孔明之事功！……宗泽死，而杜充守于外，天下事可知矣。”<sup>[17]</sup>吕中说得透彻，岳飞也非常清楚，唯有离开杜充自成一军，才能实现“尽忠报国”<sup>[1]11393,11708</sup>的理想与抱负。

马家渡战败后，岳飞率部众退屯钟山，在杜充逃到江北真州之前，就做出决定离开杜充，寻找南宋朝廷。正因为杜充之叛，所以宋廷没有对擅自脱离杜充的岳飞进行责罚。总之，岳飞离开杜充，在宋金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是岳飞抗金的理想抱负使然，加之无

法忍受杜充的无为与无能,最终独立成军走上抗金战场,亦是南宋初年抗金事业的一件幸事。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809.
- [2] 汪藻.浮溪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857.
- [3]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57.
- [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227.
- [5] 胡文宁.政治演变与个人抉择:从抗金统帅到投金叛臣的杜充[J].西北大学学报,2014(2):153.
- [6] 何蘧.春渚纪闻[M]//全宋笔记:第3编:第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181.
- [7] 岳珂.鄂国金佗粹编校注[M].王曾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209.
- [8] 岳珂.鄂国金佗续编校注[M].王曾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1519.
- [9] 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1752,1809.
- [10] 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43.
- [11] 宗泽.宋宗忠简公全集[M].刻本.金华:宗氏,1706(清康熙四十五年).
- [12] 王柏.鲁斋王文宪公集[M]//续金华丛书.永康:胡氏梦选楼,1924(民国十三年):214.
- [13] 黄震.黄氏日抄[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973.
- [14] 薛季宣.浪语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40-541.
- [15] 邓广铭.岳飞传[M].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41.
- [16] 黄碧华.宗泽全集[M].徐和雍,编校.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209.
- [17] 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M].王瑞来,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5:20.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e Fei and Du Chong

SHI Lingge

(College of Humanities,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econd year of Jianyan when Zong Ze died in Kaifeng, Du Chong took over the post in Kaifeng and became Yue Fei's direct superior. To establish personal authority, Du Chong planned to get rid of subordinates Zhang Yong and others who failed in the military action. Yue Fei saved Du Chong from personal crisis through many battles. In the third year of Jianyan, Du Chong abandoned Kaifeng on the pretext of lack of food and fled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authoritie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entrusted him with the task of defending the Yangtze river, but Du Chong had no vision and strategic talent. After Majiadu was lost, Yue Fei left him and went to fight against the Jin Dynasty army on his own. It was Du Chong's incapacity and inaction that gave Yue Fei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 independent army and the famous Yuejia army against the Jin Dynasty army.

**Keyword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u Chong; Yue Fei; fight against the Jin Dynasty army

[责任编辑 夏 强]